

无人知晓事件

柯晗 著



YZLI0890108438

无人知晓事件

柯晗著



YZLI08901084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人知晓事件 / 柯晗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318-3250-8

I. ①无… II. ①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7213号

wu ren zhi xiao shi jian

无人知晓事件

柯晗/著

出版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编: 150016
网址 www.heimei001.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品人 金城
责任编辑 李旭 张一墨
绘图 深草
策划编辑 杨建楷
设计制作 曾妮妮
制版印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6
版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书号 ISBN 978-7-5318-3250-8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长大以后的人生

夏无桀

序

在第一时间得知她要出书的消息之后，我这个万年失踪人员毫不迟疑地站出来说要写序。

那种感觉，就好像公主大婚，她那深居简出的好友头脑发热地觉得自己平时再怎么懒怠见人，也得在这种场合穿戴整齐地出席。所以你看到啦，我这个既不是知名写手也不是万能主编的人，就这样厚脸皮地拿着戒指等在了红毯上。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去回忆。

十几年前我们在网络上初次见面，十年前柯晗变成了我人生第一位编辑。那时候除了忧虑青春痘，也就是天天盼着长大，长大了以后要怎样怎样，长大了以后会怎样怎样。然后一眨眼到了现在，二十几岁的我也还是不太明白这个“长大了以后”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可能也就是过了那么几年，女生开始被告知熬夜会对皮肤很糟糕，男生继续没心没肺地沉迷汽车和游戏。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很少再在聊天时提及某些不开心的往事，就算谈起，也不过轻描淡写地几句就过去了。虽然我真的不想再说些什么，“啊，你看，一眨眼沧海变桑田，十几岁少女也都变身成熟 OL，

时间真是个大魔鬼。”这样的蠢话。但人生也许就是建立在这些蠢话上的一个不会醒的梦也说不定。

相信我，事实总是会证明“长大了以后”的人生并没有比十几岁的时候好多少。你仍旧在错失许多的美好，却无法再次盲目地编造另一个成长的谎言来安慰受伤的自己。也许我们学习了那么久道德礼仪，读了那么多世界名著，看了成堆的外国电影、3D 大片，到头来却还是会输给年少无知的自己。

唉，青春嘛，就是这样强大无比却又让人恨得牙痒痒的。

这一次，我不想再在这么多人面前炫耀自己有多了解这个女生，在成长的面前了解或许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只是想告诉你，即使在某些人眼中文字的力量是多么地微弱不值一提，柯晗笔下的青春是多么可笑不切实际，但一定也有更大一部分人会明白也会听得懂，安静地躺在这本书背后的声音。这个她真诚地摆在你眼前的故事，如果里面那些似曾相识的身影让你突然哽咽，不用害怕，因为他们都曾居住在每个人的心里，而且终有一天也会在你长大以后的人生里变成前进的动力。

无人知晓事件

目录

第一章	· 5 ·
第二章	· 28 ·
第三章	· 58 ·
第四章	· 95 ·
第五章	· 122 ·
第六章	· 145 ·
第七章	· 170 ·

第一章

· Section 0 ·

有一只蝉，巨大的蝉，在树的阴影里持续鸣叫着。

我抹一把脖子上的汗，背手擦在身后的床单上，继续抱膝望向窗外，感觉覆盖着薄汗的身体一阵一阵地打着冷战。

紧闭房门，没开任何电器电灯，我独自在房间里这样与盛夏的闷热一起，不知坐了多久。期间屋外路灯下昏黄的大树上伏着的那只巨大的蝉，一直没有停止过鸣叫。

叽——叽——

好像全身都浸泡在蝉鸣声中，我扣在一起的指尖微微发颤，焦距越来越虚。

——咋嗒。

门被打开的声音。我猛地回过头。

客厅的灯光柔和地铺进我黑暗的房间，来人站在半开的房门后，逆光的表情与平常无异：“你在干什么？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害怕，让我来陪着你，出来看电视吧。”

我站起身点点头，跟着他到客厅。他干净的T恤后领在我的视线中上下晃动，我掖一下自己汗湿的连衣裙，开口道：“阿简，弥央她……”

“嗯。我爸妈也出去帮忙找了。他们出门的时候好像在说要往南边的树林方向去，河那边没找到什么。”

“哦……”

阿简打开电视，调到正在放动画片的频道，接着又去取饮料薯片。我蜷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不断变幻色彩的电视画面，什么也没看进去。客厅空调的冷气渐渐让身体冷静下来。过一会儿，我开始啃手指。

“阿简。”

“嗯？”

“已经把她衣服放到河下游的出口那里了，她如果冲下去自己爬上来，会看到的吧。”

“嗯，会的。”

“你说她会不会自己后来走丢了？下游离这边有点远。”

“可能吧。”

“会不会遇到什么怪人把她带走？”

“不知道……”

“白天……应该没人看到我们去游泳，大人都在上班。”

“唔……”

“阿简，他们找不到她的吧。”

只有喝可乐的声音传过来。

“不会找到的，对吧？”

依然没有回答。我转身看着阿简，他沉静的黑眼睛也看着我。少顷，他伸手过来覆上我的额头。

真实的温热触觉给了我勇气，“阿简，我们拉钩，今天的事谁也不告诉。和界也不告诉。”

他收回手，平静地喝着可乐答：“下午已经拉过钩了。”

我转回身继续呆看着电视屏幕。

半夜过后，在沙发上歪向两边睡着的我们被开门声惊醒。我睡眼朦胧地看过去，几个大人陆续进门，个个神形疲惫，全身笼罩潮湿的水汽。

我跟在阿简后面迎上去，四个大人此起彼伏地喘气，尴尬地不断对视，用眼神商量谁先开口。

结果开口的是阿简：“爸，找到弥央了吗？”

他爸爸摇头，“你俩今天真的没有看见过她？”

“没有。”阿简摇摇头，清晰地回答。我在他身后沉默。

“怪了，能去哪儿了呢？”

“还是在森林里走丢了吧。”

“今晚找不到情况就危险了。她爸都快急死了，本来单身带个孩子就不容易的，现在孩子也不见了……”

“先别说这些，她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会不会去她妈妈那里了？”

“她爸也想过是不是被她妈带走了。这么一来就没办法了，根本不知道她妈在哪啊。”

“可……突然把孩子带走也太蹊跷了。”

“欸别在小孩子面前说这些。阿简跟我们回家去吧。你们也早些睡，明天再看情况。”

我们互相道别，我随着母亲小步后退回厅房，一直看着被另一对父母带走的阿简的背影，好像那是我的世界中唯一真实的东西。门打开的瞬间，恍惚有蝉鸣声涌进客厅，然后随着门的再次关上消失。

这么晚蝉还会叫吗？

那天我最后的记忆，结束在蝉鸣的幻听和这个疑问里。

· Section 1 ·

弥央是被逐渐升高的温度烘醒的。睁开眼睛时，睡衣已经被汗湿

得粘身，身下竹席发烫。她从床底摸出空调遥控器，按下开关，没有反应。

“啊，对了……”遥控器里没有电池。为节约电费只有睡前才开两小时空调，那时才会装上电池。

弥央扔掉遥控器，爬起来坐在桌前发呆。

桌上平躺着一本黑色相册，封面写着“第六本 密川”，以及妈妈留下的一张纸条。

不外乎我去上班了自己随便吃点东西下午去学校报道。

她腻歪地把纸条一推，起身去开冰箱，又马上哐啷关上。

冰箱里除了啤酒和调味料以外空空如也，还有一股许久未开过的霉味。

看来骆美和女士照例连纸条也是随便一写。弥央觉得她说不定只是享受辛苦工作的单身妈妈给独自在家的女儿写充满担忧和爱意的纸条的这份诗意。

而为什么盐糖之类的调味料也要放进冰箱，长时间没用过的冰箱启用之前是否应该好歹擦拭清洁一下，这种太普通的常识问题，已经不足以作为向她的提问了。更别提是否应该好好地和前夫理清一直搁置的诸多事宜，不要再因为纠纷不能解决，或“想去河流穿过的城市居住”之类的理由搬家。至于是否该计划一下稳定职业和购房计划这类正常成年人的话题，对她来说更是好像外星人语言。——跟她讨论的结果不外乎最后看着她仰起比实际年龄至少小十二岁、天真而困惑的美丽脸庞，胸中涌起无限的脱力感。

弥央重新打开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开始标准的“任性父母养出

的小孩自暴自弃的一天”。她边喝边无聊地翻开相册。是空白的。

每搬到新的地方，弥央的妈妈照例会准备两本相册，一本她自己，一本给弥央，用以来存放在这个地方生活时拍摄的所有照片。

“因为也许不会再回来了，所以更要好好地把记忆都保存下来。”这是浪漫想法爆表生活常识为零的骆美和女士的道理，她也这么做了。这样的相册，她视若珍宝地藏有六本之多。正是自离婚后带着弥央辗转过的城市的数目。

而弥央这本封面写着“第六册 密川”的相册，却并没有前面的五本。

虽然会乖乖地把当时的照片存进相册，但每当离开，弥央就会干脆地扔掉代表那里的相册。一般是社区的垃圾焚化炉，有时也会扔进较大的湖或海里——只要那个城市有的话，总之是尽量有去无回的地方。

既然能够不断地重新开始，何必保留过去的痕迹？世上也并没有什么东西美好到值得永久保存。证据就是很多时候人们不看到相关的物件就跟本不会想起来某段回忆。弥央是这么想的。

妈妈没有问起过这些相册，只是不断给她新的。

密川的这本，反正不知何时，也会被扔掉吧。

弥央以十五岁女生不应有的老练速度喝完啤酒，提上书包去学校，密川中学。

能够熟练完成搬家和办理转学入学手续这两件事，已经该为特长只有做白日梦的骆女士喝彩了。

密川镇隶属秦州市，纬度靠近热带，早夏便酷暑难耐。本身是个不算富裕的小镇，没有大型工业，所以横穿过镇中的那条河还算清澈。南边与邻市分享着一大片树林，一副拒绝开发的古板模样。

所以街道和房屋规划才这么乱七八糟，去个据说只有十五分钟路程且全镇只有那么一所的中学也能让人迷路。

弥央一边在心里发着牢骚，挂着书包懒散地走着，虽然路上浓密的树荫遮挡了烈日，行走很舒适，但无刻不在侵蚀听觉的蝉鸣，加上空虚的胃，令她再没有精神去搞明白路线。

迟到就迟到吧。

她回想起出门时那位热情要求带路的阿姨，懊悔该说明白请她指个路。

住在弥央她们正楼下的阿姨早晨一见弥央下楼便冲上前：“你是新搬来那家的女儿吧？吃饭没有？妈妈一早去上班了怪辛苦的哦。要去学校报道吧？认得路吗？一个人要不要紧？不然阿姨送一下吧？啊？不用？”

滔滔不绝。对前晚才刚搬来的新邻居，家里几口、家庭情况生活状况全部了如指掌，陌生人惊人的窥探欲让弥央毛骨悚然，只会摇头和点头，阿姨却误以为她知道路，“哦，认得啊。之前跟妈妈走过是吧？那阿姨就不送了哦，路上小心噢。”说完悻悻地转身走了。

又发生了。

弥央管这个叫被迫说谎。

常常因为她不答话，就被对方自然地误解了意思，她又懒得解释，

误解就这么被确立下来。而后，她发现不去解释任由误解发展的情况非常有趣，一句话都不用说，周围像俄罗斯方块下落般不断自动筑起关于这一误解的细节。

最初是非常小的一件事，也许是小学二、三年级，同学看到她身边带着的由上一个城市买来的一个可爱的毛线编织小杂物包，“这个，是弥央织的吗？真可爱啊。”那女孩问。

当时她没听清，又内向，不好意思再问一次，于是回以微笑。

哪知没过几天，班上的女生之间就传开新来的女孩子会织毛线的话。女孩子们借看她的小包和她展开谈话，渐渐朋友多起来。

她享受这份快乐，觉得无关紧要的事没必要一一解释，任由周围的人把话渐渐具体成“会织三种针法”“能打比机器还漂亮的花”“围巾也是自己织”“听说今年冬天要自己织毛衣”。

人们编故事的能力比想象的强大得多。直到她转学离开，在班上的评价依然是在现代少有的拥有传统的特长，织工强大的可爱女生。

张口为误解说第一个谎言，已经不记得是何时，也不记得是怎样的一个谎，但弥央清晰地记得，一种感到身体从中心开始一下改变，前所未有的兴奋撼动全身，激发着每一个毛孔的感觉。不再是沉默地任由误解生长，而是用偶尔的谎言来塑造误解，一半轻松一半危险，她发现了一扇打开自己通往无限未知的精彩的大门。

至于原因，弥央把这归咎于经常搬家。

因为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常驻，随时都可以告别一切重新来过，既不害怕被揭穿也不用担心留下后患。虽然有引起过怀疑，但弥央发现，

只要自己垂下眼睛和浓密的长发，温顺地沉默下来，通常对方就会不再追问。

人总是以貌取人的，对外表柔弱无辜的对象，自然会对其性格进行符合外表的解释。

该说肤浅，还是天真呢？

弥央干脆在河边的草坪躺下来，血糖降低，连路也走不动了。不知道会不会饿死在这里？她觉得眼前越来越模糊，就要睡着了。

一片黑影覆盖上来。

“哟，你也逃课啊？”

只能得两分的蹩脚搭讪，只有自来熟这点加分，她继续闭着眼睛。

“吃不吃？”对方递过来一个听来是食物的东西，毫不在意她的冷淡。

实在很饿，她只好坐起来接过，是包子，还热的。“谢谢。”

“你哪个班的？第一节什么课？我们是政治，老赵你知道吧，有点神经兮兮的那个人。反正上课也是睡觉，不如出来走走……”

一个男生喋喋不休，弥央啃着包子转头看他：“老赵谁？不认识。”

那是个双目清澈，有些孩子气的男生，一张笑脸粘着食物碎屑，头发黑软蓬乱，生气勃勃，像只柴犬似的，摆出夸张的吃惊表情。

“欸？老赵你都不知道？那你哪班？”

“我今天刚来，迷路了。”弥央忙着吃包子，简单应他。

对方夸张地愣了有半分钟，才惊叫一声：“你就是那个转学生啊！我叫游和界，以后我们一个班哦！握手握手。”

弥央腾出一只手给他，温软潮湿，普通男生的力道。

仪式完毕，男生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说：“你还真淡定欸。老赵就是班主任，他脾气怪得很，不过人还好的你跟他说话迷路了啊什么都好，他不在意的。一会儿我带你去学校。对了你叫什么？”

弥央满足地咽下包子，噎了噎答：“弥央。”

像被按下了什么奇怪的按钮，男生猛然睁大眼睛，如同被人忽然抱起来惊愣住的小狗。

干吗？弥央疑惑地回望，一惊一乍还来两次，唱大戏啊？

“你是……你叫弥央？哪、哪两个字？”

什么意思？认识你吗？“我是弥央。弥就是弥留的那个弥，央是中央的……”

男生忽然跳了起来，像呛了口水吞掉半个音节才发出声音，拔高了一个阶度的声音：“你还认得我吗？！我是和界啊！”

有必要这么激动吗？自我介绍刚才不是进行过了？弥央皱眉，又隐约好奇。她没做声，让男生自顾自说下去。

“小时候我、你、阿简和志会经常在一起玩的啊，你记得吗？到小学我们还同班，后来你忽然走了……对了，弥叔叔，就是你爸，他怎么样了？”

混乱得接不上话，弥央继续缄默着任由男生一气倾倒着他的记忆：

“你走的时候好突然，是小学二年级开学前的暑假吧？我跟爸妈去乡下奶奶家几天，回来你就不在了。都没来得及告别。后来听说是被妈妈忽然带走了，联系方式也没留下一个，哎……”